



南齊書卷四十八

燕川中鳳節
氏蘭南浦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
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闋顓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顓尸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為廬陵內

懋

太守史
內史

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

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籠盛靈

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闕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蒲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遂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

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
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
筆始就成立律文三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
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
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冤猶結於獄
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

曠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之利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
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人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
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間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寃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
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
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
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
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

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竒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

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甲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羆羯而漢之噐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

歷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壞癘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
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
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
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
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
以奪其寇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

而愛竒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
旣慙慙臣之言和亦慙慙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
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
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
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

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勗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
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
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
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
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
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
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
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
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
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
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
爲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
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
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
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彌衡何以過此
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
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
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
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
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
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
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啟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
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

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
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
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
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
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
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北雍本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
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為第一官至吏
部郎先繪卒

毛惠遠馬
劉瑱婦人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
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
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
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
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
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
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
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
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譽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
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
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
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終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卷四十九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

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
負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
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
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
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
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
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
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蘊今復割撤
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旣分
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
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
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以
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
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
謂與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請大臣已判無容欸爾也王
儉卒上用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尊至
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
戍士卒多繼續送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
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

與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道謀誑言詐
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與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
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槌蒼駮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侃到臺
辨問列與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
與祖啟聞以啟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
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
來稱敕錄與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邲城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即
牒啟與不問與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
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
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
與意乃可與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州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
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

物志針

獸於嚴切

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與治箸與祖曰
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
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駮陰下
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
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嘆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
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
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
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
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
百人物與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凶剽
與不能制女壻殷獻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奸
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與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

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士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一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與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

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殷獻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雍州啟獻爲府長史獻族父恒字昭度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文是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選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

缺

乙

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大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教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

敬

查史

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
爲馬頭大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
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
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
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
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
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除
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
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紕城據之沖
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
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

除石

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
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表叔業竟不行明年遷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
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爲督郢
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
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詎
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
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

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巖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

臣疑其文
作下官

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僧房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2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
靡貳迹充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
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于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
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除書右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南齊書卷五十一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
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

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

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

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

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

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
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
明御寓禮舊為是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
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為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先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
刺史延興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
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為荆州轉昭粲為
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
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
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
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攸史作脩
下同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為持節

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

楊

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

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

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

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

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

楊南徐
州軍事
前將軍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
輒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乘八摑輿手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為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為建安王改封寶寅為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為持節都督南北徐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

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為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為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躄祖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順從乃順

相

天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魏州也鳳園
氏國也南齊

南齊書卷五十一

魏州也鳳園
氏國也南齊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李延壽入北史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起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
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
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
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
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
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
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
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
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
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

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
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
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
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
渦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
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瑱成寶
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
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瑱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
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
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

慮

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并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

奉勳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餓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開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

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檮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饜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

巖

相

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乙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鮪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二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頗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客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龔臯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緘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宗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違違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
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愾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
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
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
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
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今
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
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
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
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
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
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徃失發惻愴
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
由之犬堯之客臣非舛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
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
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劫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主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其不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徃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矜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所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
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東陽沈麟士競為風飄雷... 吳未不野... 趙漢... 蘇... 史... 百... 而... 日... 公... 而... 日... 公...

南齊書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終

西川忠鳳堂 氏書

南齊書卷五十二

西川忠鳳堂 氏書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遂之

祖冲之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又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為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為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不北齊本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

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北齊本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

甚盛入齊頗減蓬髮施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

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

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
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
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
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
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
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鬢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
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
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
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耗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滯癢
涓濩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
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
搯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
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
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

禮記

史作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
斗唯唯浮羣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
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
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淑自
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追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
被王敬則所殺

史有字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

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干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

投

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搗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壘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驂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啟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偵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釋逸翰赴罽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酪遂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入事嘗餓五日不得人

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
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為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
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
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
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為文
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
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
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與沈論聲
病書

史無沈字
當衍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
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
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
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
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闡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
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
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聞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平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

五下

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縹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

此

更有何字

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
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棊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泰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為辭為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
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

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
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
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
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
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
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
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作補二百餘事在厨篋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
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蘄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晷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四字未無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

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
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
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
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宥事奏
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謂
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欒器獻之文
惠太子東宮見冲之曆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

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
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冲之
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
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
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
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
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
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

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植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晷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

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宋本准的而疎慢闡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

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僧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冑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字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宋明錫云良政傳有不
錄者二人有不錄者一人
有不及錄者一人附錄者
錄而不及錄者二人不
必錄者傅瑱虞愿也不
必錄者孔瑒也不及錄
者崔景真及侯景也
附錄者而不及錄者樂預
也傅令山陰虞守晉
並系宗臣無與齊職
愿于建元二年即指
傅瑒于建元二年進
將軍是尚自記之齊
今言太守乎宗書
而不錄此沈隱侯失
之不必錄而代宗書
錄之此尚景陽失
孔瑒之治乳臭小兒以
博威名善狀寂寞惟
此事他無慈心後有
續氣列之醜史庶其
之樂預為永世令民
其德卒官有一老嫗
担斛糞若將詣市則
預死并担糞泣行跡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瑒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瑒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未暮擢山
陰令傅瑒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

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此當孤直循吏不宜
附元顧者名崔景暉
為平昌令不字有惠
以嘗懸一蒲鞭而不
用去任日去人思為
立生祠夏侯恭叔為
景陵令惠化大行木
連理上有光如燭感
為善政所致而良政
傳不列二人抑何也李
史散逸附見于列傳之
中而循吏傳不列二
人抑又何也

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
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為小潢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
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
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絃
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焱急征役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
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
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
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
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為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

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
有稱琰尤明察又著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
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
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
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
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
祖擢為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
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
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

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飶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史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向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

宮

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餽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

人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丞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淵歎曰虞晨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還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承

史有出字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知

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北雍本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

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為吏民

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

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昭

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

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

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

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准的經

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

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

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

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

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

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

自稱龔聖人以此惑眾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伏獄治罪及還甚

貧龔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

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

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史錄詳作
從不得改

皮下更有
鄭君度

史作請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
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
子裴妃須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
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
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
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慕謂憲曰卿廣州刺史
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
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
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
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
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

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
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
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
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
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
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
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
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
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
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
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
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

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槩軒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替寬猛代

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陳蔡復原歷歷無遺

今古一理未肯出外也

非由北極積陰為始

且日良可始嘗故可

以規官理與

以必其之

以必其之

以必其之

以必其之

以必其之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人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
 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
 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
 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
 岑出北漢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飛果志遠道未或非
 然合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
 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
 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讓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

求

北漢史改
飛果志遠道
求志遠道
史改

軌操故綴為高逸篇二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征虜參軍
 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
 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
 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
 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
 人乃可甦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甦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
 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
 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封芝桂借

史有之
字

史作治

討

史在列傳
承烈史作休

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

禮

墓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奔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

史作旌
徵

幽貞之操宜加資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京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其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

史作風

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
綏懷蠻蠻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上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
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
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
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
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
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
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蓐我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
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

史作七

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
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
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
育物搜揚反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
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
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
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
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
矣從從此退是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
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備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

反賢

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省徭役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沐有鳴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眚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卽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盱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於責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永明

史評

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士儒林之宗

此係傷云顧景怡著
夷夏論優劣考釋史
書者於辨駁之公
佛理之貴諸家莫
尚取斤吾儒甘爲靈
推不意梁武惑溺佛
教特借此以爲論子
先資不夫釋部人華
摩自左僕用迄于今
其教寔熾大儒有闕
之者于字爲盛如燕雄

御覽無
子字
道據史
增

之恤究之誠疑傷生
臺城隕命伊瀆威
餘不救楚叔手豆成
者無補唐亡至于婦
人內言不出酒食是
游群趣腫溝壑乾何
存胡太后都後世漢
符胡主金時性
徐妃贈沈瑀名名金
楊子中見者為愧
下五飯尼入宮寺
主三姬禁徒穢李
伯葉劉頭二書
不也天子不好佛則
度天下國君不好佛
則必亡社稷人不好
佛則必自獻其
惡妻男子和好佛則
必自堅其惡然則好
佛如何曰不好佛不
之理存好佛如佛之
理此不可不白也
至願為富家公趙
清獻翁文忠好
佛而已矣不為梁武
唐敬及筆註好佛
也即好仙也此王僧
孺子房寺長原之好
仙而已矣不為秦
漢武及高駢好仙
也即因於高子顯而
善及也

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
以禮北集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嚙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
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
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
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
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
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
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
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
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
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

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
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
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
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
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
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
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
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
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
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
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

禮據
改作化

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于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于良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

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而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與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覲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

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為揚州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奏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巨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集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

唐史作薦

齊

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樂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
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
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
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
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
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
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
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
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墓除中書郎不拜
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待十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時寄

史詳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
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
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官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
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卜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
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云淵旣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
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
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
欲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
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
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

官位史

鮮史作
好

結裳袴
裂裙

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
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常侍太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
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
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蚪為別駕與同
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命永明
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
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
蚪答曰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
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
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

遺書

敬加軼壽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
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
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
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
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
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
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
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
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

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
潛感地金寘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
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
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
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
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
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
先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
社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
玄武司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
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

應作祖炳
三子

官吏作宜

齋

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
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
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
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
不就卒測善書自圖沈籍遇蘓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
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
遊衡山七嶺箸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替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
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不就
壽終

阮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為劉毅衛軍參

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
恬靜閑意榮官宋本作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

史作榮
匡

而為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
歡同契始寧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太守遣

別本有太
祖三字

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領資供待子栖
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滄竝致書

以通慤勲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
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

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
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

史詳

朝則品谷含權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
曰莊生持鈞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

十卷十

史作曆期

史詳

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
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

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夫麟士少好學家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

史有期
字

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
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

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宋本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

金志金

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答也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
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
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
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
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
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
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
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
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庭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
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乎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

兄

史評

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
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
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
死而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
州刺史曇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
二年徵通直郎顛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
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
濮陽吳苞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

手忠明
反志心大
改作六不
詳正據

史作終
禮矯偽

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祐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曾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退申以素交吳郡顧歡適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史作坐

退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

北雍本相

指史作

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

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括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少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

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佞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村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日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梗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

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鷄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

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
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期道之
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不念其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終

魏山世鳳蘭
氏蘭南南甫

南齊書卷五十五

魏山世鳳蘭
氏蘭南南甫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為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

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和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曰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食減食以供母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弟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父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

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菰半畝朝採菰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

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
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
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
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
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饑
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
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
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鹽米計
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塚槨有三調不登者
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
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
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

自賣史作
苦乞
史有及字

倪史作吳

王 木

癘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尊更日至市貨
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
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
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
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
秀不以聞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
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采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
殯塋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
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
有中溪蠚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
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
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

五

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竝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間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勃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啟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

史作子三

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竝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與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

瑛弟幼瑛俱厲節操養孤兒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瑛卒幼瑛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德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榜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昂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

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竝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暉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暉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懼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謀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

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久不假寐及亡
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
令蕭獻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平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
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廩府參

史作京

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
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
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
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
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
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

史有至字
與作英

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
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
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世令民懷其
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檐斛款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檐號泣鴈門解
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弟兄平分母病經
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
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
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解中恭
史作叔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所屨夜讀
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非難本
有慈字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
閒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鮪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
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

屨史履
恐據史

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少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

今貴

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讓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

同郡張緒所知任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
司將聽於豕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
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先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
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
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
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間變里問餼存牢
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為多也
贊曰孝為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西川世鳳
氏肅定南

南齊書卷五十六

西川世鳳
氏肅定南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孫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
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
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
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

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
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苟最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
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詰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
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出寒門
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
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
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
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
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
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
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
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

及在史作
在晉

史有尚書
三字在四

外司上下當
有脫文
內字作外
監領三字

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
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
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
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顥初惠開在益州王反被圍危急有
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
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口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
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
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
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
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
命僧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上將

及惠開傳
主當有
蜀字

人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啟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廢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
納之欲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啟曰主上雖復狂釁虐加萬民
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
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
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
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
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
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
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
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
也尋而啟石頭平土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

太

耳

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
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鉢鉢數尺下有篆
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
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
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
狽此亦何異呼池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
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
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
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
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
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騎
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

史有九枚
二字

史重文

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
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啟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
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長史年
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
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
虜圍朐山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
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
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
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旦呼

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
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
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為
海鹽令太祖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
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為
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
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
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
欲脩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謫役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上
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
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遷游擊
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

加於如

令 令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
劉係宗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
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扶母孝武
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
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爲道人明
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
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
中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
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
建元初度東官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官通事舍人世祖卽位仍爲
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

明年詔曰褚法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
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
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
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
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
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
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
任如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
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竝居西殿高宗卽位住康齋開陰室
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
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
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

茹

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唾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為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初為太祖錄尚書

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

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

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

舍人竝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竝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

為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為司徒中兵參

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

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

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為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為射雉典

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

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為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即位為制

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

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啟其

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為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

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

茹法亮訓詰之以為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

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

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

視甚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出文

顯為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

通事而已無權利微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

門郎

利孚

垂

齊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躬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巨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候還麾遮迥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旣貴且富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為屠各胡
 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
 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
 還陰山為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符堅遣偽并州刺史符落
 代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為立宅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
 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犍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
 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疆盛隆安元年珪破
 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瑞追謚犍烈祖文平皇
 帝珪死謚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

魏虜

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竝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謚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弭字萬民立年號天和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初姚興

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鏡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入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

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組索備傾倒輶車

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幃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椀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竝設削泥采画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

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
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
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虜使歲通
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
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
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
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
青界十萬衆圍胸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
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
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
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
海船艦至夜合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

三卷五
偽

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
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
又讓故竝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虜亭爲平虜亭頭
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
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
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
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
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洌州置二軍
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
軍徐浦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
荒人桓天生說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
獵而去及壽春摧敗胸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

不敢進造與偽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戰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雷行廢立之事表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方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

霍

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管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啟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護僧朗至北虜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卽收奉君誅之殞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啟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縝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

獲

虜

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
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隣五隣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遣戶
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
州陝州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
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
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凡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
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
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
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
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愨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
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先

助

雍

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
僞左僕射李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
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
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
發封墓誰因嗚呼分土北雍本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圓兵方澤立
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堦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
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九年遣
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
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
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
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
虜官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

立

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
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
年道人法秀與苟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
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合穿肉不
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偽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
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偽詔
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曠曜望舒亦須五星
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掩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
之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
世之林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
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官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新

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臈前儺唯年一
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
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
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
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
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
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
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
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
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
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
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

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慙出元凱為雍州長史
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為上頓處後於石
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
明劉思敷反命偽南部尚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
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主上方弘主
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既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
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宋本作恭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濱思沖曰我
國之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既結
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
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牀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
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
揚徐州民丁廣說召募北地人支西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設

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西攻獲偽
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眾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
其兵宏遣弟偽河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西迎
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偽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
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王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
應接西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乃稱聞
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督徐青齊三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搖旛南指
誓清江稷志廓衡靄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
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軻休馬
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於無窮恢盛業

主

各

設

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
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酉廣
等竝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敷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
宏稱字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事
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
匈奴女名托跋婁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
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
旣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
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南陽向沙場築壘開溝爲
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
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
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

三郎曷刺真槩多白真耗鐵騎爲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槩綴
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
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
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
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
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蕭奔虜宏以爲
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蕭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
史蕭誕拒戰虜築圍漸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楯
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進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
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
閒道先進與太子右率蕭誅輔國將軍徐玄慶荊州軍主魯休烈
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

崔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

國

糧盡擣麩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虜運道氏卽舉衆攻破虜歷城畢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巨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禧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軌竝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禧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

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
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
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
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
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
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
馮有寵日夜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
馬三千疋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臯城
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
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
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
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馬翊公目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

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
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
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
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罩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
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後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
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
首無容不先改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
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
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
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
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
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

攻

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
武帝所採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
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
邊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宏引軍
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班
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
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
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
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
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竝有鼙角吹脣沸地宏
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
遣軍主直閭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楮陽城軍主鮑

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
戰鬪不息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爲獨自取糜碎思忌
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
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
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沔北大震
湖陽戍主蔡道福楮陽城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
起及軍主鮑舉從陽太守席謙竝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
人鬻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
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
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
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
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開

關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騶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弟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

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北河走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靈祐疑禧反已卽馳告恪禧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度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豐阻
兵事興東晉一虜籍元虜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
至襄陽而反施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
大敗於山桑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
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
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
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
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
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
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
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北

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
靜壇場之民竝安堵而息窺覷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
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夷難復豈非此之驗
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
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
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塗
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
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親自凌殄於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儒
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墮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
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
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休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
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

夫

塗

主

舅

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勅胡竊有帝圖即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并邑焚劫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終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田治生為威山侯梅加羊為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辰曆改物舊冊杓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贊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

西川中鳳崗氏

西川中鳳崗氏

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砦殺略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汝陽太守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伍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陽勉德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汝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汝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溫時割以爲郡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竝山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蠻向宗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剋晉天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璡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西溪蠻田思颺寇抄內史王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

明五百人將湘州鎮兵名千人救之思颺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砦宗頭夜燒砦退走三年湘川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及器仗有司奏免官西陽蠻田益宗沈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閤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

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邱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宐從僕射劉思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况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僞南部尚書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敷曰亦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曰二國相亞

銜

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析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弁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

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思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竝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欵有素文武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

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欵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況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萬執志周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竝賜軍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懃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

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卽位章綬等王銅虎竹符曰其拜受不亦休
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
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
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王姐瑾等竝
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
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
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勲宜在
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
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
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
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
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

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
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竝賜軍號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
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
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
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
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
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
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
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

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募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栗城獲金寶無筭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崇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末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篋等物詔曰林十蠢尔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

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蠶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爲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婚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呪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塋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塋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栗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東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一張一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卽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

填娶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
至王槃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
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斃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
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
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
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聞
道得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天竺
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啟曰
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
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
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
四氣調和道俗濟濟竝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

使齋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
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
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仗如
聽其所說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覲奉見尊
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竝得皆蒙恩祐是以
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
并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
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
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誓天不容載伏
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
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

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啟伏聞林邑
頓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
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
下若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
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
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啟
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啟聞伏願愍所啟并獻金鏤
龍玉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搭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釧二口
瑇瑁檳榔杵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
常降於摩耽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
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耽吉樹敷嘉榮摩醯
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

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
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馱六道
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
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投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
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
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
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
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
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_甲戈王旣款列忠到
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
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

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絲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豨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環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卽不沈不直者卽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比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

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川還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貺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

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為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
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
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為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
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
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
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壇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外碣石扶
桑南域景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竝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終

量廣始登疑

西川屯鳳蘭
氏蘭南南甫

南齊書卷五十九

西川屯鳳蘭
氏蘭南南甫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

河南氏羌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在衽晉世什翼圭入塞內後芮芮逐水
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氍帳刻木記

左

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為讎敵宋世其國相
希利聖解星算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富有姓名齊者其人當
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
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
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
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

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於下臣雖荒遠粗闕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社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嶠嶺有不衽之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定權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勲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倅蹤湯武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

乾啟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冲挹上違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倅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萬餘里洪軌齊郡臨淄人為太祖所親信建武中為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塚奔敗結氣卒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悞自芮芮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

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僞平元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王
騎伐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益州刺史劉俊遣使江景玄
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
闐允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
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
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土在
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戎有四一
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
治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官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
百子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
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

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卽本官進號驃
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
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
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
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
平安又卿乃誠遠著保寧遐壘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
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卽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
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四拾寅子
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

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兵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丘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中有百頃氏王是也晉世有楊茂後轉彊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竝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氏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氏王楊難當從兄子文德聚衆茹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慶以爲陰平公茹蘆鎮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武興朝議以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太祖卽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美稱前冊殊俗內款聲流往記僞虜茹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疊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茹蘆失守華陽

与
口

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化
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從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
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
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史范柏年
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
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氏中荊州刺史豫章王疑遣兵討烏
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與廣香
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
年懷狹詭態首鼠兩端旣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
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
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西
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逆塗風邁浮川

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西太守魯休烈南巴西
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
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旂劍道腹背颯
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吳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奕
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掎角討滅烏奴剋建
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
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夷之弊况蕞爾小豎
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
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
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
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
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爲

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郡事昃爲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廣香病死氏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茄蘆爲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啟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世祖卽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虜將軍昃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勒彭款塞忠著邊城進號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惻愴于懷綏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

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爲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八座奏楊昃嗣勤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前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衆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羣宋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保白水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盧奴拒守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水城東于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塚隆昌元年以前將軍楊昃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人符幼孫起義攻之二年氏虜寇漢中梁州刺史蕭懿遣前

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兵氏衆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宣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賜秋明義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氏楊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豆戰大敗集始走下辯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氏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楊貝進號安西將軍三年貝死以貝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捷阿皮於南鄭爲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氏封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汧隴間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承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

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
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竝著
勤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
爲輔國將軍機卒三年詔曰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
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
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
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
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
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
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
中以爲貨

史臣曰氏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
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氏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
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壇場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爲梗殘
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
衰故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外進軍麾後代因
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
無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 至於此也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統氏羌孽餘散出河
隴來賓徃叛放命承宗

崇文院

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

勅節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
書見今國子監竝未有印本宜令三館秘閣見編
校書籍官員精加校勘同與管勾使臣選擇楷書
如法書寫板樣依唐書例逐旋封送杭州開板

治平二年六月 日



